

# 龙门山天主教传播的三阶段特征

## ——“白鹿领报修院”的百年发展

廖翔慧 陈昌文

**提 要：**中西文化对话始于天主教来华传播，其代表性寺院模本的百年发展，表明天主教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阶段性传播特征。本文以川西龙门山“白鹿领报修院”为典型案例，考察了天主教在中国西部内陆龙门山传播的三阶段特征，即冲突时期的扩张，隐修时期的幸存，融合时期的新生。

廖翔慧，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2008 级博士研究生，川北医学院讲师；陈昌文，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天主教 龙门山 传播特征

天主教传播中国社会 1300 余年，计四个历史时期：唐朝时期的景教，元朝时期的也里可温教，明清时期耶稣会士来华以及近代鸦片战争以后的复归<sup>①</sup>。但在鸦片战争以后才是东西方文明剧烈冲突和融会时期，也是天主教信仰向中国内陆组织化渗透的主要时期。四川地处中国西部内陆，西边是藏传佛教渗透的边缘，北边是伊斯兰教渗透的边缘，东边是华夏五千年汉地儒释道传统信仰，南边是各个少数民族不同发育级别的巫信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跌宕起伏，川西龙门山脉天主教在几大块状信仰的夹击之下，不仅无重大冲突，反而能够苟延残喘，休养生息，呈现出一种相对平静，社会关系相对融合的局部现象。天主教如何在信仰的边缘区经历这百年发展，具有何种传播特征以应对中国社会巨变的传播策略，是以本文选择因地震损毁而远近闻名的百年据点——“白鹿领报修院”，作为龙门山区的典型案例，来检验天主教在各大信仰板块间的生存能力。

“白鹿领报修院”（Sonunouium Anauntiationis）位于川西龙门山麓，彭州市白鹿镇回水村孟家林山腰，又名“上书院”；1895 年动工修建，由巴黎外方传教会（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传教士成都主教杜昂派布谷兰发起筹建，由法国传教士白历山设计修建，1908 年竣工；1908 年至 1931 年为中修院，1931 年至 1948 年为神哲学院，1951 年停办<sup>②</sup>；1989 年被彭州市人民政府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地震毁坏。

### 一、冲突时期

天主教传播中国“三进三落”。唐景教被视为佛教的

一支，因唐武宗灭佛而退出中国社会。元也里可温教只在蒙古人、色目人等元时的上层贵族中传播，随着元朝的覆灭亦退出中国社会。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来华，由于“利玛窦规矩”的创造和实施，出现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朝廷要员和士绅权威型的天主教徒，天主教逐步扎根中国社会。之后，尽管经历了“礼仪之争”导致的百年禁教，以及清末的民间打教，天主教并没有因为冲突而退出中国社会，反而由于冲突扩张地盘，发展教徒，在中国社会扎根益深。“白鹿领报修院”的建立，正是冲突时期天主教获得扩张的见证。

#### 1. 政教冲突

清康熙年间，对于是否允许中国天主教徒“拜孔祭祖”，罗马教廷与清朝廷产生争议，俗称“礼仪之争”。罗马教廷支持巴黎外方传教会士等，禁止中国教徒“拜孔祭祖”。并先后派遣教廷特使到中国执行这一禁令。清朝廷则认为“拜孔祭祖”是中国正统思想，不“拜孔祭祖”则动摇了国之根本。1706 年康熙下令各地传教士必须“领票”。1724 年雍正正式下令禁止传习天主教。此后经乾隆、嘉庆至道光朝前期，禁教达 120 年之久。这就是天主教在中国社会面临的影响深远且旷日持久的第三次规模化冲突——政教冲突。

政教冲突时期，天主教在中国上层社会的传播路线受阻，传教士逃离城市，走向乡间，变上层文化科技传教为民间医药物质传教，吸收乡间教徒，建立乡间堂点。但是，传教士金发碧眼的生理特征，不利于游走乡间，秘密传教，神职人员中国化成为必要。修院教育应运而生。巴黎外方传教会首先在泰国、印度建立修院，培养

中国神职人员，这些修院终因战乱等原因停办。1764 年，年近失聪的中国神父李安德，在成都凤凰山一处草房内成立四川第一座天主教修院“圣诞修道院”。16 年后，1780 年法籍传教士刘翰墨（Hamel）和艾若瑟（Franciscus Gleyo）在云南昭通龙溪成立修院。2 年后，1782 年龙溪修院迁到宜宾落壤沟。30 年后，1814 年因新教徒告发，落壤沟修院被四川总督常明遣兵捣毁。1 年后，1815 年主教冯类思、马伯乐筹划在宝兴穆坪邓池沟重建修院。16 年后，1831 年法籍神父罗安白在穆坪重建修院。40 年后，1872 年穆坪修院迁彭县白鹿场<sup>②</sup>。

由于政教冲突，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曲折而艰险，天主教修院教育亦复如此，在一百年的时间里频繁搬迁。但是，清政府对天主教的正面打击，却导致了天主教的曲线扩张：（1）培养国籍神职人员，加快了天主教的中国化；（2）发展虔诚的乡间教徒，为天主教持续发展储备人脉；（3）建立牢固的乡间据点，为天主教持续发展创造地理空间。天主教修院落脚白鹿，正是冲突时期天主教辗转迁徙、曲线扩张的见证。

## 2. 民教冲突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格局巨变，天主教由过去非法的、秘密的传播摇身变成合法的、公开的传播，由农村进军城市，购置教产，收罗信徒。天主教徒入教甚至出现了“吃教”、“打官司教”和“娘子教”等具有时代烙印的特有现象。法国迫使中国接受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法五口贸易章程》，就有规定“倘有中国人将法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严惩”<sup>③</sup>。与此同时，天主教与中国民间却争端四起。这就是天主教在中国社会面临的第四次规模化冲突——民教冲突。

四川的民教冲突尤为激烈，“从鸦片战争之后到义和团运动，全国重大教案二十五起，四川就占了七起。”<sup>④</sup>从现存教案档案文献来看，四川民间之所以打击洋教：一是天主教横行乡里，包揽词讼，庇护地方恶流。如两次大足教案，两次酉阳教案，以及邻水、江北教案。二是天主教抢夺民房民产，如两次重庆教案。三是中国民间痛恨洋教，如黔江教案，南充营山教案，内江教案，涪州教案，巴塘教案，成都教案<sup>⑤</sup>。从更深层次来看，民间打击洋教的原因却在于：（1）外籍传教士本身的“边际人”地位。（2）天主教本身的内敛性或封闭性特点<sup>⑥</sup>。面对民间一波又一波的仇教情绪和仇教行动，天主教内部不得不再行思考，摆正宗教的应有之态，规范传教人士的行为，减少与民间的矛盾。

1895 年发生震惊中外的成都教案，成都教堂被毁，传教士被驱赶，地方官员被革职查办。成都教区选址偏僻闭塞的龙门山区，修建“白鹿领报修院”。不能不说是出于两点原因：

第一，前期传教基础。“白鹿领报修院”所在地，白

鹿镇有天主教教堂、信徒、“无玷小修院”这些前期的传教基础。天主教最早传入白鹿系咸丰年间明蜀王后裔天主教徒朱应淳从广汉迁居白鹿河坝场，在当地朱、倪、徐、何四姓家族中发展教徒<sup>⑦</sup>。1860 年，法国传教士洪广化视察白鹿，1865 年买下朱家院子和地产建立白鹿天主堂和备修院，白鹿镇遂成为“多耶稣教人，有礼拜堂为远近教民聚集之所”<sup>⑧</sup>。1872 年穆坪修院迁入白鹿镇，并入备修院，金堂苏家湾和崇庆黄家坎两处修生均集中于备修院。1885 年重修备修院，即“无玷小修院”<sup>⑨</sup>。

第二，地理位置偏僻。白鹿镇地处农村山区，教育低下，信息闭塞，远离社会精英的排斥，远离被妖魔化的城市民教冲突中心。据笔者的现场考察，“白鹿领报修院”距离成都市区 77 公里，距离彭州市区 40 公里，距离最近的一个集市——白鹿场镇 4 公里。这 4 公里路，有 3 公里是只能一车通行的崎岖缓平山路，有 1 公里是乡村机耕缓坡土路，修院周围至今全然是中国汉地农区传统农舍。

“白鹿领报修院”1908 年建成，1908—1931 年为中修院，学制 5 年，常有学生 60 人左右。1931—1948 年为神哲学院，系全省八大教区合办，为四川及西南地区培养高层神职人员，学制 6 年，常有学生四五十人<sup>⑩</sup>。

政教冲突加速了天主教的中国化，促进了修院教育的发展，修院教育辗转传承至白鹿镇。民教冲突促使天主教再次选择兼具地理优势和传教基础的白鹿镇。天主教与中国社会的两种冲突，导致其传入白鹿镇，在白鹿镇发展、积淀。白鹿镇成为集天主教的小修院、中修院、大修院和天主堂为一体的天主教重镇。白鹿天主教重镇是冲突时期龙门山区天主教扩张的见证。

## 二、隐休时期

1949 年罗马教廷部署中国天主教修院、修生逐步撤离，“白鹿领报修院”于 1951 年停办，宗教功能完全停止。盛极一时的白鹿镇天主教走向了沉寂。“白鹿领报修院”因地处乡村，偏僻闭塞，被宗教和社会双重边缘化。

### 1. “三自”主张

1950 年 11 月 30 日，王良左神甫带领广元天主堂 500 余教徒发表《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宣言》，主张“与帝国主义者割断一切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sup>⑪</sup>。中国天主教开启了反帝爱国、自办教会的新篇章。

在“三自”主张下，“白鹿领报修院”固守清末修院故有的生存样态，逼迫进入半个多世纪的隐休。其逼迫隐休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基础的动摇。一是宗教功能停止，以培养修生获取相应收入的渠道断裂。二是地处偏僻山村，信徒奉献欠缺。三是没有跟上中国经济建设的潮流。

即使收取零星的婚纱照收入和微薄的茶水收入也是最近几年才刚刚开始。2008 年 1 月 1 日,“白鹿领报修院”挂出《游客须知》即可佐证:领报修院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主教教会财产;到此观光、摄影、写生的各界人士和游客络绎不绝;需派专人守护,打扫卫生,提供茶水和婚纱更衣方面的服务;根据国务院关于《宗教事物条例》和我国宗教‘自办、自养、自传’的方针,将收取一定的费用,以补充常年维修经费之不足。”<sup>②</sup>

## 2. 多元信仰

在“白鹿领报修院”跨世纪隐休的同时,中国社会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十年动乱”和改革开放的社会巨变。中国对宗教的看法也经历了从“精神鸦片”到“社会资本”的变迁<sup>③</sup>。世俗社会跌宕起伏,“白鹿领报修院”如何能够安然度过跨世纪的隐休?

中华民族的多元信仰气质,是“白鹿领报修院”能够隐休半个多世纪的根本原因。多元信仰的包容,既坚持儒释道融为一体的主体信仰,也不排斥其他信仰。“白鹿领报修院”周围的村民对于“奉教人”和“三教人”在宗教信仰上有明确的把握,但在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又忘记了“奉教人”和“三教人”的区别,和乐相处,共同构筑自然经济模式下的农村画卷。信仰包容使“白鹿领报修院”避免了因信仰冲突而遭受人为破坏。其次,宗教建筑的双重功能,是“白鹿领报修院”能够隐休半个多世纪的现实原因。兼具中西建筑价值和艺术审美特征的“白鹿领报修院”建筑实体,就宗教而言,她代表宗教意义的象征,就世俗社会而言,她是建筑的实体。她既可以为宗教的膜拜、祈愿、遐想等提供的空间,也可以为世俗社会的审美、休息、甚至仓储、住宿、学习等提供物质的空间。当宗教的意义功能被消解,世俗的实用功能即得到彰显,正是这双重功能的支撑,使其得到了鲜有的尊重和保护。第三,“白鹿领报修院”本身的隐遁避世样态,为其赢得了隐休的时间和空间。“白鹿领报修院”隐身于孟家岭山腰,自 1951 年停办以来,没有像其他社区教堂那样另作他途,宗教和社会的双重边缘化,也避免这双重的冲突和消蚀。

“白鹿领报修院”能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期里,隐遁避世,完好无缺,这是隐休时期龙门山区天主教幸存的见证。

## 三、融合时期

2008 年 5·12 汶川地震毁坏了“白鹿领报修院”百年建筑,也打破了“白鹿领报修院”半个多世纪的隐休。在龙门山地震带被毁掉的上百万间房屋中,“白鹿领报修院”一直受到传媒、网民、社会舆论的持续关注。重建“白鹿领报修院”更是成为一种社会期待,白鹿“欧陆风

情小镇”的浮出更是天主教进入融合时期的标志。

## 1. 时尚元素

“白鹿领报修院”在周围苍苔、银杏、千丈等原生植被与残垣断壁之围墙的守护下,原貌全存。以不褪色、无蛛网被周围村民称奇;以隐于山林的哥特式建筑风格被外界誉为“东方的巴黎圣母院”。随着都市人群休闲旅游、野外摄影、野外写生等时尚元素的兴起,“白鹿领报修院”吸引了都市时尚工作者、旅游者,尤其受到婚庆当事人日趋热烈的追捧。在地震当天,就有几对新人在此拍摄婚纱照。

地震后,“白鹿领报修院”建筑群已经垮塌,只余有高处一栋主体建筑,在历次余震中,该主体建筑也有垮塌的痕迹,但其悠远的历史、沧桑的建筑、声名远播的魅力,仍然吸引新老游客陆续前去观瞻。从白鹿场镇到“白鹿领报修院”的 3 公里单行车道上常常堵车;1 公里缓坡步行机耕路上,沿途都有村民向前去参观凭吊“白鹿领报修院”的游客兜售当地野生蔬菜。这些均说明废墟中的“白鹿领报修院”尽管风貌不在、地处偏僻、道路崎岖,还是不乏都市时尚元素鼓舞下的人气。

5·12 汶川地震一周年期间,2009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30 日,我们对前去凭吊“白鹿领报修院”的游客就“白鹿领报修院”的社会影响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问卷调查,发出问卷 200 份,收回问卷 158 份<sup>④</sup>。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参观“白鹿领报修院”的游客来源多样。游客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教徒身份,了解修院的途径是多元的。比如:对于“您是否是天主教徒”,选择“是”的占 59%,选择“不是”的占 34%,还有 7%的人漏选。对于“您是怎么知道‘白鹿领报修院’的”,选择“朋友介绍”的占 45%,选择“新闻媒体”的占 46%,选择“家庭成员介绍”的占 32%。参观“白鹿领报修院”的游客对于“白鹿领报修院”的重建愿望,重建意义,重建可能性,重建时间,重建主体等又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比如:对于“您希望重建‘白鹿领报修院’吗”,选择“很希望”的占 98%,其余几份问卷是漏选。对于“您认为‘白鹿领报修院’重建的意义在于”,选择“宗教”的占 76%,选择“文物古迹”的占 85%,选择“景观”的占 54%。对于“您认为‘白鹿领报修院’能够重建吗”,选择“能够”的几近 100%,只有 1 份漏选。

问卷调查再次显示了“白鹿领报修院”在时尚元素追逐下的融合场景。

## 2. 利益述求

地震之后,我们多次到“白鹿领报修院”做现场考察,就“白鹿领报修院”的重建主题做了访谈。我们就是否重建,谁来重建,什么时候重建,为什么重建四个问题,访谈了不同利益群体,包括修院周围的村民、当地宗教部门、当地文物部门和天主教界。访谈结果整理

如下<sup>⑤</sup>：

项目	重建与否	重建主体	重建时间	重建目的
周围村民	应该重建	政府	统规统建住房建完后	打造旅游区，发展当地经济
当地宗教部门	应该重建	文物部门	不确定	复原国家级文物
当地文物部门	应该重建	还没决定	还没决定，陆续有人来考察	还在讨论
天主教界	应该重建	文物部门	不确定	宗教是其存在的价值

访谈结果显示，四大利益群体对“白鹿领报修院”是否重建，持完全一致的态度，认为应该重建。对于谁来重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由政府部门来重建，周围的村民特别希望政府从教会手中接管“白鹿领报修院”，以“白鹿领报修院”为中心把周围打造成旅游区，他们从中得到实惠。对于重建时间，周围村民认为在他们的统规统建住房建完后就要开始，因为白鹿领报修很受重视，先后有北京、成都、甚至国外的人前来考察、勘测，而其余三者均不确定。对于重建目的，周围村民倾向于经济发展，宗教部门倾向于文物，天主教内倾向于宗教因素，文物部门的看法则比较保守。同时，前述“白鹿领报修院”社会影响调查，对于“您认为‘白鹿领报修院’能够重建的原因”这个问题，有45%的游客选择“当地经济发展需要”。这些也表明“白鹿领报修院”在利益诉求下的融合场景。

目前，不仅“白鹿领报修院”决定原址重建，而且白鹿镇也由于拥有以“白鹿领报修院”为核心的优厚的天主教资源，被规划为“欧陆风情小镇”参与灾后重建工程，以期用欧陆风情形成当地的特色旅游资源，代替在汶川地震中被毁掉的银厂沟、白水河等旅游景点。前期的学校、医院、居民住宅等建筑已经体现了明显的西式建筑格调。“白鹿领报修院”所在地，回水村六组灾后统规统建的“书院新居”，建筑结构、色彩、线条等均具备明显的西式建筑格调。白鹿“欧陆风情小镇”的设想与建设；“白鹿领报修院”所在地“书院新居”的落成；“白鹿领报修院”的原址重建。这些都是融合时期龙门山区天主教新生的见证。

据上所知，天主教的内陆生存能力在于依托城镇向农村发展，尤其以在西南山区的南方传播路线可资佐证。幸存与隐休依赖于远离政治风暴中心冲击，地处边缘，道路崎岖，信息不畅，避免了人地之争，逃脱了社区教堂被占用或拆毁的共同命运。建筑本身的质量、规模、外型，即使在极左思潮席卷时期，人们爱好的惻隐之心不至毁掉已被掏空的外壳，这也是大多数宗教在文革后的共同幸运。中国经济起飞30年，中西方国家关系友好

重建，来自西方的古老遗迹获得认知和价值肯定。这不是来自宗教的教职和信众，而是来自传媒、时尚、旅游、体验等市民社会的冲动。欧陆风情遍布中国大小都市，有纯正欧陆建筑美学外观，而且内含信仰的内核，拥有数代人的集体记忆，这些将使龙门山区幸存的天主教可能重新获得新生。在传统信仰和市民社会更具包容性的今天，天主教的内陆传播象征更可能悄然复兴，期待以后有更多的人来此领略天主教的物质文明和信仰风光。

（责任编辑：熊邑）

---

①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②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宗教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页。

③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大事记述（上册）》，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④ 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⑤ 根据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大事记述（上册）》，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教案资料整理。

⑥ 秦和平：《基督宗教在四川传播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⑦ 四川省彭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彭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67页，下同书不注编者版本。

⑧ 《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志辑10》，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8月版，第35页。

⑨ 《彭县志》，第867页。

⑩ 《彭县志》，第869页。

⑪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述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

⑫ 笔者现场考察资料。

⑬ 李向平：《从“精神鸦片”到“社会资本”——改革30年中国宗教的变迁》，《中国宗教》，2008年11期。

⑭ 笔者问卷调查资料。

⑮ 笔者访谈资料。